

江从汨渚分

熊育群



行走祁连

康涛

青海的天说变就变，刚才还是晴空万里、天蓝云淡，走着走着便起风了，很快天色阴沉下来，下起了小雨。到景阳岭垭口时，已是风大雨急，山坡上的哈达和经幡在风中发出刺耳的响声，路牌上标示着：“景阳岭垭口，海拔3767m”。这里是祁连与门源的分水岭。

车到峨堡镇。历史上这里是青海通往河西走廊的首要通道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。如今，亦是祁连北出甘肃、东至西宁的必经之地，素有“青海北大门”之称。现存峨堡古城始建于公元1206至1279年间，城墙、城门、瓮城、点将台、烽燧等遗址在茫茫草原的衬托下显得那样苍凉、悠远、厚重。广场中央有一座名为“曙光”的大型石雕，一位英武的解放军指战员左手紧握一位藏族同胞的手，右手指向正前方，这是当年解放军途经此地遭马家军袭击壮烈牺牲的见证，当地群众为了纪念英烈们，每年在雕塑前举行祭奠活动。

祁连县城不大，但宽阔的马路，林立的高楼，茂密的树林，整齐的道路，碧波荡漾的街心湖，湖边那一座座欧式的红色别墅，无不展示着这座高原小县城的别致和魅力。不仅如此，八宝河像一条白色的哈达环绕在县城周边，一山尽览四季景色的牛心山与以丹霞地貌著称的国家4A级景区卓尔山雄立县城南北两侧，这一切无不让人感叹这“天境祁连”的美誉是实至名归的。

从祁连县城向东南驱车约1小时，便是祁连机场。站在机场塔台上眺望，茫茫祁连大草原环绕在机场周围。熠熠阳光下，蕴含着“八一冰川”“祁连山脉”“飞机机翼”等地方和行业文化元素的航站楼显得格外亮丽。在塔台值班的航务科马科长曾在玉树机场工作6年，来祁连机场已4个年头了。我向小马：“没想过调到曹家堡机场，这儿可比曹家堡机场艰苦多了。”小马腼腆地说：“这儿更需要航务人员，苦点儿没啥。”站在一旁的机场负责人说：“眼下最急的是受疫情影响，本是旅游人气旺盛的祁连，旅客大幅减少，原来祁连到西宁每天一班，如今一周却只有两班，就这还常常取消，员工和我们一样，心里急啊。”我向及机场和周边牧民的关系，他指着前方半山腰的一个藏族村落说：“一天，塔台值班员看见村子着火了，我们迅速派消防车赶到现场扑灭了大火，为村民挽回了损失，村民们齐刷刷地伸出了大拇指，一下子对机场人刮目相看了，机场和周边牧民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了。”

祁连县城北边有一个叫撒拉河的小村庄，主要居住着回族，快到村口时，我正好遇见一位姓韩的回族小伙子骑着摩托车上山放牛。我说想去他的草场看看，他爽快地答应“行”。我说：“你骑摩托先走，我爬坡慢，随后就到。”小伙子点了点头，踩了一脚油门，摩托车“呜呜——”地转眼就飞上了草场的半坡。待我爬到草场半坡时，小伙子看我爬得费劲，便招呼正在远处放牛的他的媳妇和大姨子围拢过来。我们席草而坐，聊了起来，小韩一家6口人，父母双亲，一儿一女，住着120平方米的房子，还有一辆小汽车，家里养了8头奶牛，每头牛每年下1个牛崽，每个牛崽可卖1万元，每年全家挖虫草，可收入约2万元，采黄菇收入近万元，这样算来家庭年收入过10万元了。孩子都在县城上学，不要钱，家里年支出4万元，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支出。大姨子的丈夫在外跑运输，在县城还买了楼房……听着这些，看着这一大家人脸上升起的笑容，看着眼前那膘肥体壮的牛群，看着对面山坡上那黄灿灿的油菜花海，望着远方的蓝天白云雪山，我的心也随之舒展开来……

祁连县城西南不远处，有一个郭米村射戟部落，是藏族同胞比赛射箭的地方，村民们每逢重大节日也在此举行祭祀活动。我走进一家藏族人家，院子很大，屋内一个宽敞且长的走廊整齐地摆放着一排奇花异草，地面瓷砖干净明亮，8个房间共约180多平方米，从房屋装修装饰到家用电器，再到日用品的陈设，既有浓郁的藏族风格，又有现代化的氛围。这家的姑娘名叫德洁磋茂，今年19岁，在重庆读高中，刚参加完高考，今天父母带着小弟弟串亲戚去了。家里养了400多只羊，还有接待游客的家庭牧场，一辆越野车，一辆摩托车。我对姑娘说：“家里这么漂亮，你当个导游，我拍个视频，给你们大家做个宣传，会有更多人来你们家做客呢。”姑娘紧张地连连摆手说，她不会当导游，在我的再三鼓励引导下，姑娘终于答应，配合完成了视频拍摄。当我让她拍摄的视频时，她却用双手捂着脸，连声说：“羞死了、羞死了……”看着天色已晚，小姑娘说：“我得帮奶奶割草去了。”我说：“好，送你去奶奶割草的地方。”见到老奶奶时，我让老奶奶看刚拍摄的视频，奶奶手握镰刀，看着看着，黝黑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，并再三叮嘱“有空再来……”

听说祁连县城有一个红军西路军和解放军的纪念馆。翌日，我和同事来到苑内，讲解员小李告诉我：“临时停电了，馆内一抹黑，没法参观。”我笑着说：“当年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都不怕，今天听讲解，黑点儿怕啥，我们用手机上的灯照明。”在十几个手机灯照射的光亮下，小李声情并茂地讲起了一桩桩感人故事：1937年3月红军西路军在前李先念、李卓然率领下在祁连管内辗转十几天，战胜雪山、戈壁等极端艰苦环境，粉碎敌人无数次围剿堵截，为革命保存力量；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在王震率领下翻越海拔3767米的景阳岭遇到特大暴风雪，又遭马家军袭击，15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，长眠在祁连山中；1949年11月22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三军骑兵团在苏雅醒的率领下解放祁连……整整一个多小时，同事们高举手机，鸦雀无声，屏住呼吸，凝神静气地倾听着……

听完讲解，同事们报以热烈掌声，久久不愿离去。这掌声是送给讲解员小李的，更是送给长眠在祁连山中那些无名英雄的……



田，远处的月形山在阳光下泛着幽幽蓝光。这条长长的峡谷分开的就是玉笋山与汨罗山吧。唐代诗僧清江在《湘川怀古》中写道：“潇湘连汨罗，复对九嶷河。浪势屈原家，竹声渔父歌。”“浪势屈原家”，也许屈原家在西面靠江的山坡，数百年前的南岳宫就在那里。这片稻田涨水时是一片水域，它与深渊恰是“一水萦回”。

贾谊和司马迁都在江上或江边凭吊，没有写到墓冢。也许，屈原的尸体没有打捞起来。相传宋玉曾立衣冠冢。也许如北宋湘阴知县王定民所写，冢由“招魂而葬”，是座空坟。

三

古住垅下江面宽广，潭水极深，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，写下千古绝唱，就在这里投江殉国。对岸莽麦湖，当年岸渚上葦草密集，蒹葭苍苍，浩荡的湖水在葦草之后，横无际涯。

透过板桥画中的一样的瘦竹与疯长的杂草，望着叫汨罗洲、罗洲、屈潭的深渊，我身子微微一抖。就是这里，宋玉、景差凭吊后，后人在此立塔。从贾谊、司马迁，到李白、杜甫、韩愈……历代文人络绎不绝到此。

李白《江上吟》写屈原“屈平辞赋悬日月，楚王台榭空山丘”。诗句作为对联悬挂在玉笋山屈子祠。郭嵩焘撰的楹联从屈子庙移到了屈子祠——“哀郢矢孤忠，三百篇中，独宗变雅开新路；怀沙沉此地，二千年后，唯有滩声似旧时”。

杜甫在《天末怀李白》写李白的汨罗之行：“应共冤魂语，投诗赠汨罗。”后来，他穷困潦倒，流落湘江一带，两次来到汨罗江。最后带着病躯溯江而上，投友求医，竟病死舟中。平江小田村有他的墓祠。北宋学者王得臣写他“水与汨罗接……来伴大夫魂。落落同千古，风骚其一源”。

韩愈黜为潮州刺史，两度过汨罗，写下“猿愁鱼踊水翻波，自古流传是汨罗。蘋藻满盘无处奠，空闻渔父扣舷歌”。他还到了30里外的黄陵庙，捐私钱修葺，并写下碑文。

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，在《汨罗遇风》中表明自己“南来不作楚臣悲”。孟浩然《晓入南山》表达了自己悲痛的心情：“地接长沙近，江从汨渚分。贾生曾吊屈，予亦痛斯文”。

小小汨罗山，成了中国文学的圣地。过客骚人踏足之多，名作之丰，彪炳史册。盘石马迹、屈原塔、招屈亭、贾谊吊屈庙、司马迁泪滴坪……唐代就有了如此多的纪念场地！

公祭屈原始于元嘉元年，南朝宋湘州刺史张邵恭奉帝命，请诗人颜延之作《祭屈原文》，弥苻汨罗洲，祭祀三闾大夫。唐天宝七年，玄宗敕忠臣自传说以下16人，置柯字致祭。朝廷将祭祀屈原正式纳入祀典之列。此后，历朝数次给屈原追赠封号，官府数次修建庙宇，每次加封和修建都由州、县官员亲临汨罗洲祭奠。

乾隆隆庙后，来汨罗洲正庙之地祭祀屈原的活动就中断了。屈原管理区决心恢复传统祭典，接续祭祀历史，鸿延地方文脉，弘扬屈原求索精神，以踔厉来人，当地民众无不响应。

一场小雪悄悄而降。冰清玉洁之物宛若世间精灵，转瞬即逝。雪夜，捧读颜延之的《祭屈原文》，读到“兰薰而摧，玉隳则折”，听窗外呼号的寒风，一时感怀不已。



好像变成了孩子，既然如此，动物园当然也要去看看。晚上回到住处，房间已经打扫得很干净，桌子上只有吃剩的糖葫芦和一个烧饼还安然地躺着，我立刻把糖葫芦吃了，轻轻摆了一下烧饼，二话没说放进了旅行包里。

回到加拿大魁北克，我把拍的图片给孩子们看，还给他们讲起童年在北京的故事，他们都说窝窝头的“样子”很“奇妙”，一定要去前海，去吃爸爸欣赏的窝窝头。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行李包里留下那个烧饼，拿出来放进微波炉热了一下。儿子警告说，爸，这饼是绝对不能吃的，都放了几天了，我没敢说话，等他们走了，我悄悄地咬了一下，味道还不错，把整个饼都吃了。

阳光在湖南古汨罗江河道上跳跃，天地一片澄明。右岸低低的山脉，杂木丛生，一栋栋民舍错落。左岸轮盘似的田野，薄雾轻笼，一个个村落散开来，农晨时的泥砖茅屋早已换成小楼，红色坡屋顶一片片瓦在阳光下闪耀。

沿江而行，路面欹斜，岸边一亭一碑，碑为麻石，上刻“河泊潭”，下面小字写“又名屈潭、沉沙港”。碑文写“屈原公元前二七八年，农历五月初五日，在此投江殉国”。四十多年前汨罗县人民政府在此立碑。

我在碑前伫立良久，抚摸着碑石，望着宽阔的江面，思绪纷繁，仿佛那个日子离自己猛然间挨近了。小时候听说屈原在沉沙港怀沙自沉，沉沙港并非河泊潭，是汨罗江一条流入湘江的支流。屈原在沉沙港还是河泊潭自沉，民间传说更偏于前者。翌年就是屈原殉国2300周年，屈原管理区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，我想，祭祀英魂应该找到他的殉国之地。

但是岁月漫漶，投江地能找到吗？文友彭仁满搜集了大量史料，提出了投江地在下游两公里的地方。我在史料中篋梳，仍心存疑虑，便抛开俗务，一头扎进投江地的寻找中。

河泊潭古称汨罗洲。“汨罗”在贾谊的《吊屈原赋》中出现——“侧闻屈原兮，自沉汨罗。造讫湘流兮，敬吊先生”。不难考证，赋中汨罗是个渊名，是指汨水与罗水汇合处的一个深渊。《水经注·湘水》记载：“汨水又西为屈潭，即汨罗洲也，屈原怀沙，自沉于此”。贾谊谪长沙王太傅，经湘江写下此赋，离屈原投江时间只有100年，可信度高。这条自东向西流的河，千年之后才有汨罗江的名字。

贾谊来后几十年，司马迁也到了汨罗洲，他在《屈原列传》中写道：“适长沙，过屈原所自沉渊，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”。酃道元在《水经注·湘水》中作了记载：“贾谊、史迁皆尝适此，弹鞞江波，投吊于渊”。他还写到“湖北有屈原庙，庙前有碑”。

河泊潭是屈原投江地史无疑。但是，河泊潭前面的江就是河泊潭吗？

河泊潭村古时舟楫往来，十分热闹。平江商船在这里大船换小船，小船溯汨罗江而上，直到上游的平江。清同治时，平江商会拥有两艘万担大船、50艘千担中船以及几百条木船，湖北开艘、宝庆毛板、宁乡乌杆也纷纷到此抛锚。万担大船从洞庭入港，说明河泊潭村至洞庭湖江段河床之深。同治十二年，平江商人在李元度主持下，在一处高地建起了屈子庙，郭嵩焘为庙撰联。上世纪60年代庙被拆毁。现在，屈原管理区在村口平整土地，准备建一座祭祀台，祭祀活动将在此举行。

但是，翻译清代地理书《一统志》，书中写有：“一南流曰汨水，一经古罗城曰汨水，至屈潭复合，故曰汨罗，西流入湘。”汨水、罗水复合后才到汨罗洲，河泊潭村上下游都有两江汇合，此地属洞庭湖东汊，从前河道纵横，哪个才是屈潭？

南朝《荆州记》中又有“汨水西流注湘，去县三十里，名屈潭”。罗县到河泊潭村不到30里，下游两江汇合处恰好30里，且上游汇合处没有山。罗县即古罗子国都城所在地，今为古罗城村，近年经考古挖掘，出土了大量春秋时期文物。显然，下游复合处更符合。

窝窝头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很遥远了，出国30年，没见过，再没有吃过。几年前，有机会参加了北京的“世界华文文学大会”，几十年没在北京住过，总是路经转机，这次住了整整一周。

趁第一天报到有空，一大早就跑到什刹海转了一圈。说实话，对北京的记忆还保留在孩提时，我和姥姥住过一段时间，吃过她做的窝窝头，还有从市场上买的烧饼和糖葫芦。在前海，我迫不及待地买了3个窝窝头、两个烧饼和一串糖葫芦，带回了酒店。

进了酒店，我们一个人一间。坐在休闲的圆桌旁，桌上的便签纸写着“世纪大酒店”的字样，旁边放着热乎乎的窝窝头，我迫不及待吃起来。这时服务员进来了，她对我笑了笑，先生午餐时间到了。我说，不去了，就吃这个吧（指着窝窝头）。她又笑了，笑出了声，说，这倒是北京特产。我点着头说，出国30年了，从来没吃过，这次来北京开文学大会，这窝窝头做得不错，好吃，不过味道有些变化。服务员盯着我看，说，咋变了，作家就是会联想。我说，上面多了瓜果，好像不完全是玉米面做的，以前我吃的窝窝

第二次到河泊潭村考察，天气阴冷，时隔半月，树叶落了大半。王咏年家开了电炉烤火，他86岁，曾在村里当了近40年支书。跟几位老人聊村史，他们祖先在明朝洪武年间迁来此地。王咏年的家族来得最晚，他们世代在汨罗江上打鱼，上世纪50年代末才从上游王花堰迁来。那时围湖造田建国营屈原农场，截断了汨罗河道，挖断玉笋山周家垅口，江水由凤凰山西南改道东北，流入洞庭。

王咏年年轻时就在河泊潭打鱼，江上遇险，他会喊“屈原爹爹保佑”。迁来境内，这片坡地还很荒凉。老人说，河泊潭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河泊潭村，只是这个村叫河泊潭名。现在有几个自然村都叫河泊潭村，分作一组、二组、三组。

二

“渊北有屈原庙”，能否找到庙址呢？屈原庙庙址无疑是直接的证据，找到庙址就找到了汨罗洲，同样，找到汨罗洲也能找到庙址。屈原投江后，楚人在磊石山和其南阳里故宅汨罗山建祠祭祀。唐代重建改名汨罗庙。明代重修时于庙前建濯缨桥、独醒亭。乾隆二十一年因江水浸蚀，垣瓦仅存，榑樨将圯，汨罗庙被知县陈钟理改建玉笋山上，更名屈子祠。

宋淳祐八年，胡哲在《重修汨罗庙记》写道：“两山对峙，一水萦回，是为汨罗。其右为庙，其左为冢”。依此地理描述，两山对峙当指水上孤山磊石山与古汨罗山。汨罗山在山脉尽头才呈对峙之状。

默诵着“山鬼迷春竹，湘娥倚暮花。湖南清绝地，万古一长嗟”，朝着远处峰峦叠嶂的磊石山走，脚下是黄家山起伏的丘陵。山已荒芜，红泥土上瘦弱的板栗树，光秃的枝丫蛛网似地撒向清冷之天，地上全是枯黄的艾草。杜甫《祠南夕望》的“山鬼”“湘娥”来自屈原赋。诗的内容与情感分明跟眼前景色契合，前人注解此诗写于湘阴黄陵庙，我犹觉那年春天，杜甫来到了这里，诗是凭吊屈原写的。

一山沿江滩陡然隆起，像一道城墙，势压江涛，台地上枯草比肩。另一座山酷似鸭舌状。想象夏天这里便是“陶陶孟夏兮，草木萋萋”。眺望磊石山钢蓝色的山影，眼前是荒凉又荒芜的景象，无从可见动物白骨，穿越荒野，庙址不寻可见。

《湘阴县志》载：“盘石马迹，在川江嘴，即古汨罗洲也”，“河泊潭在鸭舌港西北”。川江嘴、鸭舌港地名又成了新线索。跟王咏年打电话求证，确有川江嘴、鸭舌港，都是老地名，位置就在莽麦湖村。鸭舌港在河道内，川江嘴在两水交汇处。岸边有块8尺高的石碑，不知什么朝代的，以前用来拴渡船，

窝窝头的味道

郑南川（加拿大）

头，都是姥姥从乡下人手上买来的新鲜玉米面做的，那时，没什么好吃的，玉米面倒是很香，味道也特别香甜。她说，这么多年窝窝头的制作也发展了，个性化了，现在可选择吃的东西那么多，你小时候吃的窝窝头已经变成某种“文化”了，不“改革”一下怎么卖得出去。我没说话，脑子里油然而生出很多过去的事，第一天报到就有了灵感，想着写一篇关于“世纪酒店与窝窝头”的文章。

第二天起床，还没刷牙，我先咬了两块糖葫芦，味道好极了，脆爽清甜，很是开胃，在过去的印象中，裹着山楂的糖很粘牙，眼下吃的完全不是这样的，非常松软。我没舍得吃完，面对镜子笑着说，你还是小孩子吗，边说还边看着

农场搞建设时被人拖走了。它是不是屈原的拴马石盘马迹呢？“相传屈原投川之日，乘白骥而来”（《湘阴县志》）。

在河泊潭村认识了李达保，老人88岁，就住在川江嘴，那里是汨水与罗水汇合的地方。汨水、罗水相夹处，一块尖嘴地伸向宽阔的江面，尖嘴地后居住的是河泊潭村三组村民。李达保住汨水对岸的莽麦湖村，两水汇合后在他屋后转向北面，汨水往东北斜切出一个钝角。北面风寒水冷，江水深切。老人房屋前面有一座土地庙，庙内石碑写“川江嘴土地正神位”。红色的字体让我双眼瞬间放光——川江嘴正是此地！尖嘴地已变为一个河沙场，从江上抽上来的沙灌出了一个地埕。地上水洼结了冰。幸亏有冰，围埕不至于泥泞。

江面如此辽阔，远处山脉一线幽蓝，河床就在两水汇合后由浅滩陡然下沉，形成深渊，江水北上，再次靠近山脉。在渡口，李达保指着岸边的一块地说，当年这里有一间摆渡者栖身的茅屋，退水时搭，涨水时拆。在渡口他没有看到过石碑，他看到的碑石在下游一个叫古住垅的山下。

冬至后，天气奇冷。天鹅不分昼夜飞越洞庭湖平原，叫声响彻云霄，数千只天鹅在管理区东古湖停留。这天大雾，管理区党委书记带队前来考察，我们在左岸眺望山势。由右岸城垣似的山往南就是古住垅，两山虽然低矮，却有对峙之状。“两山对峙”难道是指这里？

太阳从山后升上来，鸟翅掠过，山影浮动，雾气缭绕，宛若水墨。古汨罗江河道被一道堤坝拦截，变成了水库。江面如镜，静若处子，水上轻纱缕缕拂动。往北，鸭舌形的山长长的舌尖低下去，低入一片湖沼，江流直奔磊石山而去。屈原庙、屈原冢就在这一片梦幻似的山影里。这里便是古汨罗山了。

李达保在古住垅的南岳宫里守庙，这是他的出生和成长地。18岁那年他来庙里养猪，年老后每天都要来南岳宫。问他屈原庙和屈原墓，他肯定地说就在古住垅，说：“墓在东边，墓地叫金鳧上水，又叫金猫捕鼠。”其右为庙，其左为冢”，他说的方向与胡哲写的《重修汨罗庙记》对上了。

南岳宫建在古住垅的最高处。狭窄的水泥路仅容一车通过，山上除了庙已无人居住。李达保一个人守着一座山和一棵庙。南岳宫被火烧后，老人四处化缘，建起了这座小庙。我们绕到庙的右前方，老人指着一片杂树和竹林说，这里就是庙址。老庙坐北朝南，共有四进，在庙址上还可以挖到地砖。我问是不是南岳宫旧址，老人说“是”，再问屈原庙，他一脸茫然。

往南走一百多米到了山坡地，山坡下就是金鳧上水。隔着一片宽阔的稻